

# 龙柏记

——谨以此文献给我的故乡

王海燕

1  
老家有一棵柏树,苍苍然,郁郁然,孤立南院。其种属为祁连圆柏或刺柏,但隔壁邻舍亲朋好友都尊为“龙柏”。

龙柏岁在百年之上,具体岁时谁也不清楚,相传是我祖上太爷亲植,树苗来自北山后,即老家以北祁连山支脉龙王山那边。那里崇山峻岭,卧虎藏龙,草木葳蕤,是祁连圆柏的故乡。

我在龙柏的注视下呱呱坠地,在龙柏的注视下艰难成人,在龙柏的注视下出门远行,也在龙柏的注视下送别了一个又一个亲人,迎来了一个又一个新人……

以及朔风掠过的凄厉,春雨降临的酣畅,晨晖穿过的希望,暮霭缭绕的愁绪,星星眨眼的梦幻,明月别枝的思恋……

以及麻雀聒噪的闹心,喜鹊登枝的盼望,瑞雪蒸腾的紫气,灯笼摇红的喜悦……

这一切,都在龙柏凝视和絮叨的年轮里流转,流转为岁月的阴晴圆缺,流转为生命的悲欢离合。

它是一个家族繁衍生息的见证者,是历史风云的感知者。

2

我的故乡在湟水北岸威远镇再往北一处叫巴哇的台地上,据说明清时是一个藏族部落的聚居地。巴哇台背靠东台,往后是大墩岭、黑墩山和龙王山,再往后出祁连山扁都口,就进入河西走廊了。

而大墩岭对于故乡人来说显得尤为神圣,因为那里是他们最后的居所,灵魂的安息地。

我曾无数次踩着冬日的白雪,或沐浴仲夏的骄阳,在长高鸟的叫唤里,在稞麦成熟的气息里,登上东台,遥望远处大墩岭那夯夯挤挤、摩顶放踵、胼手胝足的祖先长眠的黄土封堆,再回看台下的庄廓,夯夯挤挤,摩顶放踵,胼手胝足,在世代不息的炊烟的熏燎缠裹下,像一支沉沉浮浮的船队驶过岁月的河流,那激起的一串串浪花,是留在村庄身后的传说故事。

而龙柏的故事就是无数浪花中的一朵。

我是一个离乡游子。在后来的日子里很少回顾过老家的龙柏。

最后见到那棵睽违已久的龙柏是去年,即丙寅年的清明节。和族人去大墩岭上坟祭祖回来,在东台边上,我一眼望见了它——多少年来还一直在梦中青翠如故的龙柏。

不过此时,它已不在我老家南墙根,厮守着一家人的昏晨寒暑、喜怒哀乐,而是临风自立,守望着一片废墟。那曾经的百年故里,曾经的鸡鸣狗吠,曾经的焦巴洋芋,曾经的马蹄踏踏、牛车辘辘,曾经喜庆的锣鼓、低吟的唢呐,迎春的社火、娶亲的礼炮……

早在若干年前,这里的村庄已整体搬迁到巴哇台下那一片开阔的滩地,建起了街巷纵横、小楼竞起、整齐划一的新村。

沧海桑田。这是一个时代的伟大创举。

曾经蜷伏在山间野凹百年之久的古老村落,数年之间脱胎换骨,完成了一次与往昔的决别,有些痛楚,而更多的是充满激情的幸福

梦想。

望着孤零零挺立在寒风中的龙柏,我觉得,被时光反复磨洗包浆过的一个村落是有记忆的,一棵被风雨砥砺的龙柏是有记忆的。是的,就连那块苔藓满身护墙角的青石、锈迹斑斑的门扣、被风雨反复洗刷和阳光反复上釉的烟囱……都是有记忆的。如同我的记忆一样,老家的一些事物特别在龙柏常常在我梦中复活,清晰地再现它们特定时间的模样。

新事物不断诞生,旧事物急遽消亡。像流逝的江水,重重青山也难以阻隔。但在过于迅猛的变幻中,我们的灵魂、记忆、情感似乎无所适从,无处托付。

这棵龙柏还能坚守多久?将来谁还能知晓它的故事呢?

我走下东台,心怀崇敬和怜悯之情,穿过残垣断壁、坑坑洼洼,前去拜谒这位孤独的守望者。

3

时序清明,但春寒料峭,树根、墙根背阴的积雪尚未融尽。远远,我就听见龙柏树上雀声嘈嘈。

我很早就去世的爷爷曾将这种情景生动地命名为:“麻雀开会”。那时年景逼窄,爷爷每每听到麻雀聒噪,就会苦笑着说,你们开啥会吵啥事哩!天天开会,天天开会,能混饱肚皮吗,喝风扇屁去吧!

爷爷总会说起什么康熙爷,那时我也不知道康熙是谁家的爷,可爷爷捋着白胡子说到他时,浑浊的眼睛里会闪过一丝光亮,因为,相传那时粮食用斗量,而眼下只能在生产队的称头上吃饭。为斗腹生计,看着那忽而翘头忽而掉尾的称头,总是提心吊胆。

爷爷没有过上斗量的日子,耗尽了瞳仁里最后一丝光,在一个麻雀开会的黄昏,遗憾地走了。

而后来,几度春风刮过,我家的龙柏枝繁叶茂,摇绿滴翠,洗目清心。

世道变了。斗量的日子来了。

有一年过年,父亲在龙柏的枝杈上挂起了两只火红的大灯笼,还在树干上贴了一幅联儿:

风调雨顺年景好,根深叶繁岁时长。

除夕夜,我们去大墩岭给先人奠纸送喜,然后登高祈福。遥望巴哇台上,百家灯火,飘红溢紫。那星星点点的灯笼高挑,我知道有两点是我家龙柏的笑颜……

在之后的很长日子里,我却听不到麻雀在龙柏上开会了。它们几乎消失了。没有了它们的吵闹,清晨,尤其是黄昏时分,心中难免

滋生一缕缕别样的恐慌。

实际上,村庄里特有的物事,哪怕一声鸟鸣,一丝气息,一方忌门的红纸帖,一抹燃过的草纸,几粒撒落在巷道里的羊粪蛋,一只拓在泥墙上的手印……都是一个村庄整体运作不可或缺的零件,是一个村庄存在的文化标识和历史记忆。

4

怯怯靠近龙柏树,抬头,枝头的麻雀哗然飞散。

仰观,见虬枝劲峭,针叶如鳞片,如铁刺,傲然而立;俯察,露根如蟠龙,纠缠交错,扣紧土地,不弃不离。我摸了摸老皮纵横斑驳的树干,仿佛听到它岁月的年轮呼呼旋转的声音。一阵东风掠过龙柏,时如尖利锥心的哨音,时如悦耳动听的一组琶音滑过……

突然,一缕亮光耀眼,我看见一堆杂物间一块碎镜片反射着清明的阳光,那一定是某个女主人用过的镜子的碎片。照过洞房花烛前羞红的脸庞,照过岁月滑过鬓边的风霜,以及幽怨、祈盼、焦灼、无奈……在那里我居然还发现了一只黑条纹牛眼睛千层底旧布鞋,谁曾是它的主人,那只脚现在行走在何方……

当抚摸龙柏的那一刻,我的思绪顺着它的年轮一圈圈倒回,像电影蒙太奇——

一个夏天。两只喜鹊在龙柏枝头跳来跳去,嘎嘎嘎地叫着。突然,老房子拆了,院墙倒了,一阵灰飞烟灭之后,龙柏就兀自站在了一片废墟上。环视方圆五里的巴哇台,几百户人家搬迁到了滩里,只剩一些柳树、杏树、李树、榆树和一些传驻村里的鸟雀。一个延续了百年的村名:巴哇台,从此被抹掉了……

一个秋天。喜获丰收。我家专门腾出一间房子,囤满了麦子,像一座灿灿的山,暖人心扉。这时,又有不知从哪里飞来的麻雀,在龙柏上吵吵嚷嚷开起会来。要是爷爷在,他还会说啥话呢?会不会说,吃饱了肚子,你们还叽叽咕咕呢……

一个冬天。可能是春节前夕,一只鹞子向龙柏上的麻雀发起突袭,我亲眼看见一只逃命的麻雀嘭地撞死在穿过我家房顶的电线上。此刻,我父亲正用毛笔蘸饱一种红色颜料,在北房门扇上毕恭毕敬画了两颗红心,在里面一丝不苟填了两个“忠”字。二十年后,两个忠字已经模糊不清,细辨,恍惚存一个心和一个中。每当过年时,父亲总会写一对门心贴在上面:树疏烟补密,梅瘦雪添肥。我记住了很有诗意的这一对门心。

一个春天。四岁的我饿昏了,倚着柱子慢慢倒下。我仿佛看见龙柏也慢慢倾倒在旋转

的空中……要不是母亲从哪里找到的一把青稞,我也许就写不了这篇文字……我母亲已长眠在大墩岭下,一年四季,眼前是祁连明月,耳畔是达坂清风……我曾写过一首献给母亲的挽歌,叫《一粒青稞》,其中几句是——

我搜寻记忆里血乳交融骨肉丰沛的词句  
却装不下母亲一个瞬间的眼神  
那大地一样的谦卑忧郁和慈悲  
就捧一粒青稞献给母亲  
那是母亲从泥墙上抠下的青稞中的一粒  
在饥饿的岁月里发芽扎根  
那微蓝之火在我生命里燃烧延续

5

顺着龙柏的年轮,我又走进一个非常遥远的春天,看见我年轻的大爷打马从祁连山中走过。如果他是一个土著,可能留着长发,穿着毡袍,腰间佩戴一把铜鞘腰刀,嘴里哼着一支粗犷的山歌。他发现山路旁绿油油的柏树苗,就用刀剃了几株,包裹好,挂在马鞍上,翻山越岭来到老家。然后,小心地把柏树苗栽植在南院墙根。后来,只存活了一棵。

一百多年风吹雨打,世事变幻,那株带着祁连山峭风和雪魂的幼苗,长成了我眼前这棵不屈不挠的龙柏,这棵见证了一个家族兴衰和历史风云的龙柏。

我的思绪飘得越来越远,最后,乘着《诗经》里的柏木舟漂流而下……

我隐隐听见一个恋爱中的姑娘低声吟哦,她爱上了一位心仪的男子,埋怨母亲不体谅她的心思——

泛彼柏舟,在彼中河,鬋彼两髦,实维我仪,之死矢靡它。母也天只,不谅人只!……(《邶风·柏舟》)

又听见一位士子失意忧伤的嗟叹——

泛彼柏舟,亦泛其流。耿耿不寐,如有隐忧。微我无酒,以敖以游……(《邶风·柏舟》)

这两只柏木刳成的扁舟,在《诗经》古老的河流里负载着一男一女的深情和忧思,漂流了两千五百年……

我收回沉浮在柏舟上的幽思,依依不舍辞别龙柏。回望,它仍在深情地凝望着我,在故乡的废墟上,像一位披发峭立的老道。

我想,当今世界,一个人不可能永远栖居在故乡,但只要他心中能种下一棵家园之树,犹如这棵龙柏,哪怕他流浪天涯海角,他总会摸到那掘进土地的坚实的根,感到有一缕温热的血脉流转全身,不至于像电影《塔洛》中那个不断丢失自己的塔洛,在纷繁变幻的世界上,找不到自己的灵魂和归宿……

有一天,我也会朝着龙柏指引的方向和它亲切的召唤,回到安静的大墩岭下……

## 父爱如山

纳成英

“那是我小时候,常坐在父亲肩头,父亲是儿那登天的梯,父亲是那拉车的牛……”夕阳西下,秋风萧瑟,黄叶纷飞,耳边这熟悉的歌声,将我带人对父亲的追忆中……

父亲是一个普通工人,母亲是个农民,他们在清贫的岁月中用微薄的收入养活我们兄妹六个,省吃俭用供我们读书,上大学,在当时简直是个奇迹。而父亲自己因积劳成疾,没享一天清福就匆匆走了。

“我多想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,可是您已不在我身旁……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留”,却已不能够……

我在父亲的生命历程中只走了24年,关于父亲的记忆也只是一些碎片。

父亲非常勤劳。从我记事起,每到春天,父亲都在自家院子里忙着播种蔬菜瓜果和花草。每天下班回家,父亲匆匆吃过饭,就忙着拔草、施肥、浇水、搭架,然后又匆匆去上班。

那时院子里还栽了几棵果树,果实总是压弯了树枝。一进门,院子里花香馥郁,果实累累。蔬菜和果子一家人吃不完,还常送给伯伯和邻里吃。

那时候,很多农活母亲一个人干不过来,父亲一下班就风风火火地去干。叔叔们或邻居家主劳动力生病或外出搞副业,父亲总是主动去帮忙,拉麦捆、碾场、磨面……弄得又脏又累。我那时常埋怨父亲多管闲事,父亲总笑着说:“没事,你看人家女人孩子干这些活多不容易,谁都会遇到困难嘛!”是啊,帮人就是帮自己,父亲用自己的言行让我渐渐明白这个道理。父亲生病后,很多乡邻和亲友来医院看望他;父亲去世后,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主动来祭奠和送葬,不就是最好的明证吗?

父亲爱乡邻,也爱我们,但他对我们从不溺爱。

二哥小时候特别贪玩,放学回家常常扔下书包就出去玩,玩到天黑还不回来。有一次正好被下班回家的父亲撞上,父亲严厉教训他并罚他闭门思过。从此二哥开始用心读书。二哥自己也说,他后来能成为大学教授,与父亲当年的严厉教育有很大关系。

但父亲对我一向很慈爱。因为我自幼瘦弱,父亲对我总是疼爱有加。小时候每次出门,父亲总是背着我。依稀记得,一天晚上父

亲带我去叔叔家,回来时很晚了。父亲背着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漆黑寂静的巷子里,脚步声引起一阵狗吠,此起彼伏,回荡在寂静的村庄上空,我在父亲温暖的背上很快就进入了梦乡。

上小学时,我常生病,没少让父母操心。那时家里经济条件差,没钱去医院,父亲就自己琢磨当起了大夫,给我买健脾开胃,益气补血的药。姐姐至今还常说,我生病时父亲给我买水果罐头吃,她那时非常羡慕,只恨自己没生病。而我当时只觉得药难吃,身体难受,哪会想到水果罐头在当时是一种奢侈品呢?父亲自己活那么多岁数恐怕都没吃过一口呢!父亲啊,“谢谢您所做的一切,双手撑起我们的家,总是竭尽所有把最好的给我……”

随着父亲年事渐高,身体越来越差,很多体力活总是力不从心。这时,亲友们就劝父亲留下一个孩子务农,替父母分担家务。我想父亲一定也考虑过这个问题,但是,留下哪个孩子“守巢”呢?留下哪一个,就意味着这个孩子将在辛劳和卑微中度过一生,他怎么忍心呢?想来想去,最终还是把我们“放飞”了,自己和母亲默默地品尝劳累和辛酸的滋味。可不懂事的我还曾一度埋怨父母没有让我上高中,让我的人生有太多的缺憾。的确正如歌中所唱:“总是向您索取,却不曾说谢谢您,直到

长大才懂你不容易……”

父亲住院那阵子,母亲也患病走不成路了,两位哥哥每天奔波在单位和医院之间,我一个人既要上班,又要照顾母亲,承担起所有的家务。父亲出院了,我开心极了,但父亲看到我时,憔悴的脸上写满了愧疚,眼里竟蓄满了泪水。我明白,您是为自己的生疾累坏了而我愧疚啊!我可以想象,一向勤快自强的您在住院期间什么事都不能干,还要别人照顾,是怎样的百无聊赖,度日如年啊!

今天,我站在斜阳中沉思往事,您早已和故乡的大山融为一体。父爱如山,一点都不错。父亲啊,您为儿女们托起了明天的太阳,却把艰辛和苦涩都压在自己心底。“都说养儿能防老,可儿山高水远他乡留,都说养儿为防老,可你再苦再累不张口。儿只有清歌一曲和泪唱,愿天下父母平安度春秋……”

